

新民晚报

新得了一幅画，画面清朗简洁，一只青花瓶，内插几枝含苞待放的夏荷，娇嫩欲滴；一盆萱草，郁郁葱葱，繁而不杂；一片碎瓦，隐约有童子垂钓的影子，零落在透着古意。俊俏的是两只蟋蟀，通体晶亮，须足如生，正眈眈而视，张牙振翅，不见厮杀争斗之意，倒有嬉戏玩闹之趣。画家取画意为“聚财”，是谐了上海方言说蟋蟀的音“财积”，果然别有一番意趣。

但凡虫者，多是不入流的，所谓雕虫小技，夏虫冰等等，贬的多，褒的少。唯蟋蟀有些例外，古人谓蟋蟀有五德：鸣不失时，谓之信也；遇敌必斗，谓之勇也；伤重不降，谓之忠也；败则不鸣，谓知耻也；寒则归宇，谓识时务也。中国的蟋蟀文化更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，“蟋蟀在堂，岁丰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……”

古典典籍诗经中《唐风·蟋蟀》即拿蟋蟀来说事，以蟋蟀做隐喻光阴稍纵即逝，劝导人们既要充分享受人生，又要有所节制，要有忠于职守的精神和忧患意识。

能够忝列国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中国古代八艺之一，蟋蟀自有讨人喜欢处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曾载宋人玩蟋蟀之盛况：“促织盛出，都民好养”“每日早晨，多于官巷南北作市，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”，蟋蟀的形、色、鸣、斗无可乐道，无可把玩。南宋贾似道虽为相诟病甚多，但对蟋蟀却极深研几，其所编《促织经》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蟋蟀专著，内设论赋、论形、论色、论胜、论养、论斗、论病诸章，条分缕析，不遗毫发，系统描写了蟋蟀的种类、形态、斗法、养法，多为亲身体会所得。所谓“麻头、秀项、销金翅，名播他乡；虾脊、蛾身、橄榄形，声扬别郡”无不显露出贾某作为一个骨灰级发

烧友对蟋蟀洞隐烛微。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男孩子鲜有不知蟋蟀、不玩蟋蟀的。一放暑假，弄堂里的孩子们便开始张罗着哪里去逮蟋蟀。蟋蟀喜栖息于砖石下、土穴中、草丛间。入夜，弄

鸣虫不爭

张为民

堂里的青石板上，灰砖缝里常会传出一阵阵撩人的鸣叫声，逗引着孩子们循声而动，翻砖撬石，手电光下，用小小的网罩轻轻扑住迟疑的蟋蟀，装入小竹筒中，再用回丝堵严实了，这一夜便算是有了大收获，接下来是要将彼此捕得的蟋蟀拿来比试一番，但城里的蟋蟀似乎少了点野性，斗性明显不足，临阵不过紧叫几声，“蟋蟀在堂，岁丰其莫。今我不乐，日月其除。无已大康，职思其居。好乐无荒，良士瞿瞿……”



野外去觅勇猛善斗的将军蟋蟀。那日，弄堂阿二头从竹筒里倒出一只蟋蟀来，黑背金牙，肢爪强硕，甫入盆，便鼎立脚踵，长长的触须前后左右逡巡一番，再后，蹬蹬几步，巡视完新领地，猛地张开羽翼，短促而有力地鸣上几声，不怒自威，凛凛威风果然非弄堂蟋蟀可比。男孩子们迷恋于斗玩蟋蟀，或正因蟋蟀的争强好胜契合了内心深处涌动的青春热潮，每每两只蟋蟀纠缠拼杀在一处，正是孩子们血脉贲张的时候，真恨不能幻化成一只蟋蟀，张尾伸须，直赴敌领。还是大玩家王世襄说到点上，蟋蟀这小虫子真可以拿它当人看待。喜怒哀乐，妒恨悲伤，七情六欲，无一不有。这，或正是蟋蟀撩人心魄处。

“不从草际伴啼莺，偏逐西风吹入我床。心事甚如愁欲诉，秋吟直与夜俱长。”蟋蟀之优不惟争斗，鸣声同样引人入胜。幼小清亮，壮年浑厚，老来深沉，战时激昂，爱时缠绵，只消静心倾听，便能辨出个中千变万化，神奇奥妙。相较于蟋蟀短兵相接，争斗厮杀给予的惨烈

视觉冲击，我更喜蟋蟀幽婉绵长、悠扬空灵的鸣声萦绕在耳畔。彼时，我并不善捕蟋蟀，每年夏末秋初得几枚蟋蟀多是小伙伴们馈赠，品相、战力自然不佳。然我却视为珍宝，翻出几只小罐来，置煮熟的大米粒一两粒，将蟋蟀置于床前柜下，小心伺候。入夜，圆月东升，浮云淡淡，花影绰约，蟋蟀的鸣声也渐渐起来了。初时，小心翼翼的，只一两声短促的唧唧、啾啾，略有间歇，另一只唧唧、啾啾地回应，继而，此起彼伏，韵律悠扬的鸣声渐渐就充盈了整个空间，此刻，喝茶、看书、发呆，哪一样不是有趣的呢。

今夜，又值满月，秋风清凉，朗朗的月色投射到那幅刚装裱好的画前，正映着两只灵动的蟋蟀，唧唧、啾啾……蟋蟀的鸣声仿佛很遥远，又似乎在眼前。

1949年4月26日，上海波涛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木刻》画集。编辑这本画集的，是我的父亲余白墅。

我父亲长期从事美术编辑工作，也是当时著名的版画家。他文质彬彬，内心却非常强大。1949年初，上海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，一片白色恐怖，大量进步书刊被查封没收，报纸刊物常开“天窗”。国民党特务频频出动，地下党好胜契合了内心深处涌动的青春热潮，每每两只蟋蟀纠缠拼杀在一处，正是孩子们血脉贲张的时候，真恨不能幻化成一只蟋蟀，张尾伸须，直赴敌领。还是大玩家王世襄说到点上，蟋蟀这小虫子真可以拿它当人看待。喜怒哀乐，妒恨悲伤，七情六欲，无一不有。这，或正是蟋蟀撩人心魄处。

父亲说，当时他每天收听解放区的广播，得知解放军渡江南下，非常激动，就想干一番事业来迎接上海解放。那时他不到三十岁，满腔热血，没顾及很多。因为当时反动政



栖鸟还

(中国画)

庄艺岭

府对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恨之入骨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，所以父亲就决定针对性地出一本木刻画集。很多年后，父亲曾把那本已经发黄的《木刻》集，拿出来给我看。只见彩色封面上是一对青年男

只出过一辑的《木刻》画集

余蕙子

女，女的绿裳红鞋敲着锣鼓，男的红衣绿靴打着腰鼓，载歌载舞，似在迎接将要来临的喜庆日子。那时的进步书刊，都用低调的封面来掩饰进步的内容，父亲为什么要选用内容这么进步、色彩这么显眼的画面作封面呢？父亲说，我就是挑选这样的画面作封面，我不怕！

后来，我经常小心地翻阅这本《木刻》画集。画集为十六开本，刊登了十五位作者的十九幅作

品。封面采用了章西崖创作的《可庆的日子》，扉页则是黄永玉的装饰木刻《一把芝麻撒上天》。首页是赵延年的《迎》，描绘老人孩子奔走欢呼的内容，象征渴望解放。陈炳桥的《作家》，刻画了鲁迅先生指引青年奋斗前进的精神面貌；郑野夫的《他们“飞走了”》，画出了官僚显贵们

狼狈丑态的丑态。邵克萍的《庄严和荒淫》，则记录了旧上海一景：一边是勤劳的工人在劳作，一边是美国水兵拥抱吉普女郎的丑态。杨可扬的《烤台日子》，预告了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；而徐甫堡的作品则是揭示五口之家盼来抗战胜利后的《失望与愤怒》。珂田的《垂亡》，控诉了接收大员五子登科、发胜利财、投机倒把，使货币贬值、物价飞涨、老百姓贫病交迫的罪状。我父亲余白墅的《酒》，描绘了一位母亲因缺乏营养没有奶水，怀中婴儿饿得大哭大号的惨状。李志耕的《推代表去讲》，刻画了工人们向资本家争取合理待遇的斗争画面。此外还有戎戈的《风》，麦秆的《寡妇孤儿》，张一山的《檐下》和丁正献的《行列》等。《木刻》画集的每幅

缓急，是说诗的一种美感，速度造成的美感。可以发现，唐人写诗，离不开这种美感，速度造成的美感。

李白感觉上是个风风浪浪的人。梁楷画过的一个简笔的李白，感觉就是很麻利敏捷的样子。然而，他到底是古人，即使是他的诗里，人物的行动也是缓缓的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写的是他送孟浩然搭船去扬州。他说他望着那船儿远去，望到望不见。这诗写在唐代，真是好诗，那时候船行迟慢，要在浩浩长江之上，望到望不见，需要的时间之长，令人难以想象。望船的情景，或许是李白虚构的。然而，这虚构契合人们的经验，让读它的人，毫无阻挡地感觉到了李白对朋友的眷恋。

“杨花落尽子规啼，闻道龙标过五溪。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君直到夜郎西。”这首也是李白的诗，是写给被贬路上的王昌龄的。那时人生的轨迹缺乏速度，去一个地方，要花费许多日子。特别是长路，更是用岁月计算的。有说古人命短。其实那时什么都缓缓的，人们细致、挑剔地享受着寸寸光阴，这命能说短吗？不比今人极其匆忙，顷刻万里，家常便饭。这样的长命，真的算长吗？李白是生在福中很知福的。他希望由他的心，还有明媚的月亮，陪着王昌龄缓缓渡过五溪去。

韦应物写过一首《滁州西涧》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徒步时所见所闻，他体察得清清楚楚。山涧边的草色，林子里的鸟叫，都渗进了他的步履里。还看到雨天的潮水，他说这潮水有点急了。不远处，流水里的一条小船，孤零零地横着，他又很乐意搭理它。

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缓缓的人生，唐人习以为常。王维为朋友饯行，明知以后时空远隔，也不伤感。只是说，能一起喝酒的人，可能少见了。

不过如出了悲喜的状况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，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原先为官上任，多是千百里、经年累月的行走，没见过在意过。韩愈一个早上突然被贬了，甚至等不得家眷，立马一个人动身，他感觉伤心了。很伤心。眼里的云和雪，都不好看了，他甚至想到了死。他要和他的侄儿，预先说好到时怎么葬他。

遇到喜事呢，又不一样了。会感觉所有的路途变短了。杜甫听说官军收了河南河北，写了首七律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流离中人，向往安居。机会突然到来，自然大喜过望。才说到和家人在春天里一起回乡，已然感觉所坐的船儿，从巴峡穿巫峡，下襄阳向洛阳了。

作品都针砭当时社会，它就像上海黎明前夕黑暗中闪烁的星星火花。

父亲曾告诉我，这本《木刻》，从策划、编辑、校对到付印，全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为了及早出版《木刻》画集，他不停地上海及附近的江浙一带寻找画家，征求作品。为了木刻原版能直接上机印

刷，他还将木板刨成一块块统一的尺寸，分发给作者。另外为了寻找可靠的出版社与印刷厂，他东奔西走忙乎了许多日子。稿子集齐后，他立马编辑发稿，送至印刷厂。随后一段时间，他几乎每天扑在印刷厂里校对，直至画集出版。

我问过父亲，解放前夕曾有特务到我们家里搜查，是否和《木刻》有关系？父亲说是的，《木刻》画集一出版，不到半个月就一销而光。印数原定为三千册，实际印了四千五百册。因为这本《木刻》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，所以，有一天，好几个特务到我们家，翻箱倒柜地搜查。幸亏这天父亲去了我爷爷家，未被抓走。此后，我父亲每天只能东躲西藏。

上海解放后，父亲和他的画家朋友们根据军管会的安排，分别到报社、出版社去工作，投入了上海文化事业的建设。原来准备出季刊的《木刻》，也没有再出。所以它是解放前的第一本《木刻》画集，也是最后一本《木刻》画集。

醉里谈诗 (十四)

陈鹏举



游兴两首

华振鹤

(一)
访水寻山五十秋，随心行止作云游。
独来独往飘然客，虽在人间也自由。

(二)
野鹤闲云是我身，每随游兴出凡尘。
此心应不为形役，处处青山处处春。

又是教师节，我想起了几位老师。

一位是读师范时的“马原”老师，他教《马克思主义原理》，一门极其抽象的课程。作为公共课，大部分老师都照本宣科，枯燥无味，如果不是为了考勤，不是为了免于挂科，没有谁愿意在那空旷的大教室里忍受九十分钟的煎熬。但在那时，《马原》却是我最喜欢的课。每次上课，我都坐在第一排，仰望那个瘦削清白的面孔。

喜欢的理由是老师讲课从来不看教材，也不翻教案，那些陈旧而冰冷的理论从他薄薄的嘴唇中飘出来，就有了炫目的色彩和动人的温度。有时，需要我们圈点勾画，他竟然能准确指出是在哪一页，甚至哪一段。时至今日，对教材熟悉到这种程度的老师我没有见过

第二个。

吸引我的还有他的幽默。讲量变和质变，他举起一个鲜红的大苹果，再慢慢转过去，让我们看见背面那个腐烂的坑。他的幽默十分高级，而且都和教学息息相关，绝不媚俗，我们在下面笑得前仰后合时，他却站在前面波澜不惊。

而每逢夏季，吃到汁水横流的西瓜，我都会想起一位生物老师。

在那个只有一趟平房没有围墙的乡村中学，生物课都是老师用嘴讲出来的。很少见到挂图，更不用说显微镜实验室了。大概是讲到植物细胞时，老师说液泡中含有大量的水，给我们举了好多例子。他说到西瓜，你看，吃西瓜时，我们轻轻咬一口，嘴里就有甘甜清

凉的液体从舌尖缓缓流过，那是因为成熟果实的液泡中糖分较高……讲到此处，老师偶尔舔一下他红润的嘴唇，那已经不是吃西瓜的季节，看着老师生动的表情，听到那几个充满

老师，凭这些被铭记

张猛

诱惑的词语，“甘甜”“清凉”“缓缓流过”，我就真的有口水不可阻挡地冒出来，再使劲咽下去，就好像自己刚刚吃过一口又红又沙的西瓜。

只凭一张嘴的生物老师能让我记住一节课，也许他的例子太恰当了，他描述得太生动了，也许是我对西瓜充满了太深的渴望。

我还想起一位初中班主

任。考上高中后回去找老师盖章，第一次走进老师家。我骑自行车去的，老师诚恳地留我吃饭，无论怎么推辞都没用。老师做了一桌子菜，老师还给我倒了一杯啤酒，这是我第一次喝啤酒，也是第一次在老师家吃饭。从前高大严肃的老师此刻像一位慈祥温暖的父亲，他询问我学习和住宿的情况，回忆初中的点点滴滴……我们聊了很久，和老师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。等回到我所居住的村子，爷爷已经立在村头等我。听说老师留我吃饭，他笑得嘴都闭不上了。

在每个人求学的经历中，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位或几位老师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让我们铭记他们？我想，无非两个方面，

一是德行，二是本事。

德行，就是爱，是一个老师对你的好，这种好不掺杂质，不图回报，自自然然，干干净净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真正赢得学生的心。而好到“不忍”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。

本事，是安身立命的饭碗，一个好老师至少应该具备一种看家本领，在那个学科的世界里，你有足够的积淀，能随心所欲，信手拈来，带领学生去领略它的风景，感受它的美。当然，这种本事的练成首先离不开热爱，唯有热爱，你才能发现另一个世界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而当你站成一座山峰的时候，就会一辈子屹立在学生心里。

十日谈

感恩与思念
责编：史佳林

明起刊登
一组《到喀什去》，责任编辑：殷健灵。